

2014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 ——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

刘淑梅◇著



2014年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 ——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

刘淑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 : 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 / 刘淑梅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 - 7 - 81129 - 822 - 2

I. ①贵… II. ①刘… III. ①布宁(1870 ~ 1953) - 小说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282 号

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

GUIZU DE WENMING, ELUOSI DE XIANGZHENG

—— BUNING CHUANGZUO ZHONG DE ZHUANGYUAN ZHUTI YANJIU

刘淑梅 著

责任编辑 魏翕然 杨琳琳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22 - 2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以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他本人的庄园情结入手,以创作时间为序,分析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论述了他的创作中庄园形象从简单的线条到精致的描绘、从普通的存在空间到充满灵魂的精神殿堂的形成过程。

按照布宁创作的不同分期,他笔下的庄园形象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首先,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庄园形象是草图式的,以梦为载体出现;其次,在晚些时候的中篇小说中庄园形象是清晰的、真实的,庄园的命运像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再次,在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所描写的庄园形象全面、具体、清晰,几乎包含了布宁各个时期庄园形象的特征,这部作品是庄园的集大成者;最后,在晚期的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中庄园形象作为整部集子的背景,已深深地渗透到了主人公(其实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世界中,象征着布宁日夜思念的祖国俄罗斯,小说集成为了庄园的灵魂之所。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布宁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庄园形象的塑造分别为他的庄园诗学奠定了基础、补充新的更为丰富的内容、注入了灵魂。这样,布宁笔下的庄园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之处所,还是具有灵魂的神圣殿堂,并且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永存世间。

目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俄罗斯贵族及庄园的历史与文化 / 16

 第一节 俄罗斯贵族的起源、发展及没落 / 18

 第二节 俄罗斯庄园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 20

 第三节 俄罗斯庄园诗学管窥 / 26

 本章小结 / 32

第二章 布宁：庄园世界的旅行者 / 34

 第一节 俄罗斯文学中的庄园 / 34

 第二节 布宁的庄园情结 / 38

 第三节 布宁作品中的庄园描写 / 40

 本章小结 / 45

第三章 庄园的模糊影像：《安东诺夫卡苹果》等
短篇小说 / 47

 第一节 短篇小说《塔妮卡》、《在农庄里》中的庄园形象 / 47

第二节 《安东诺夫卡苹果》中的庄园形象 / 53
本章小结 / 65

第四章 庄园的真实影像：中篇小说《乡村》 和《苏霍多尔》 / 66

第一节 《乡村》中的庄园形象 / 66
第二节 《苏霍多尔》中的庄园形象 / 79
本章小结 / 89

第五章 庄园的集大成之作：长篇小说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 91

第一节 作为现象小说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 92
第二节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庄园形象 / 98
本章小结 / 129

第六章 庄园的灵魂之所：短篇小说集 《幽暗的林荫道》 / 130

第一节 庄园：“爱情百科全书” / 132
第二节 幽暗的林荫道：庄园的标志性元素 / 135
第三节 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中的庄园形象 / 139
第四节 庄园——祖国的象征、布宁的乡愁 / 161
本章小结 / 162

结语 / 164

参考文献 / 169

后记 / 182

绪 论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①(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 又译蒲宁)是“俄罗斯文学古典传统中的最后一位大师”^②, 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1933)。布宁的创作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重要而又独特的一部分, 近些年越来越为我国读者所瞩目。布宁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 艺术精湛的自然描写作家, 也是一位深受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传统影响, 同时又折射出20世纪艺术光彩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称布宁为“现代俄罗斯最杰出的语言艺术家”^③。契诃夫也曾亲口对布宁说:“拿我来和你类比的话, 一似拿普通的猎犬和灵猩相比。我从您那里是怎么也剽窃不到一个字眼的。您比我厉害。”^④

布宁作品中既有很多永恒主题的书写, 比如死亡、爱情、大自然中的一景、季节等等, 也有对独特的记忆、存在等方面主题的深度阐释, 但在这些主题里, 庄园主题伴随了布宁一生的创作。为什么庄园对于布宁如此重要, 布宁对庄园有如此深情, 以至于他尽管离开祖国、远在他乡几十年却仍对庄园念念不忘? 庄园是贵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作家本人而言, 那里有着童年的美好回忆。在布宁的心目中, 庄园曾汇集了一切好的、最好的东西, 世界上的一切光明, 他多希望时光能定格于此, 留住这份美好。因此, 在布

① 早期布宁在中国的译名有蒲英、蒲宁、布林、浦宁、布宁等, 现在“布宁”、“蒲宁”为在中国约定俗成的译名。

② 刘文飞. 文学魔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54 页.

③ 张杰 汪介之.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 [M].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 第 132 页.

④ 伊凡·蒲宁. 蒲宁散文选 [M]. 戴骢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第 258 页.

宁的创作道路上，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关注庄园的描写。他总是难以忘怀庄园，并努力地使自己的主人公生活在庄园里，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场所”里。尽管不能再回到童年，但过去的田园般的画面还是时时出现在布宁的脑海中，他常常因失去这种幸福而感到悲伤与惆怅。正如黎皓智所说：“作为一个具有贵族自豪感的知识分子，一旦离开庄园，离开情感和文化的根源，痛苦便尤其深重。”^①在布宁心目中，走出了庄园就等于离开了天堂，也就等于丢失了幸福。庄园在布宁的作品中绝不仅仅是地理和物质层面上的场所，而是有着多种象征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幸福，但布宁预感到人们似乎离它们越来越远。因此，无论是布宁自己，还是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在寻找着自己“失去的天堂”。布宁用一生寻找这样的天堂，庄园主题贯穿了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

一、布宁及其创作的国外研究情况

1933年，布宁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俄罗斯作家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然而，对他本人及其作品价值的真正肯定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俄罗斯，对布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评论人有布宁同时代的契诃夫、巴丘什科夫、高尔基、勃洛克、勃留索夫、楚科夫斯基等等。这一时期布宁的创作还在进行中，其个性也处于发展变化阶段，因此，此时很难对作家进行完整的评价。之后，布宁不接受十月革命而流亡国外的经历和复杂的世界观，使他的作品长时间被视为禁书。

直到1953年布宁去世后，对他的研究才陆续展开，此时适逢“解冻”时期，“人们又一次如饥似渴地扑向了他的作品”^②（尤里·纳吉宾语）。1956年出版了五卷本布宁文集，但作家侨居国外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没有被包括进来。1965—1967年，经过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懈努力，俄

① 黎皓智.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06页.

② Бунин И. 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Т. 84 [M]. Т. 2. М. :Наука, 1973г. стр. 366.

罗斯国内出版了九卷本布宁文集,作家流亡时期的作品终于在俄罗斯本土与读者见面,其中包括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等出色的作品,热爱文学的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布宁的作品。俄罗斯的布宁学研究从此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后的几十年里,如滚滚的江水般涌现出了一系列关于布宁创作的研究专著、评论文章。相关的专著有《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Афанасьев В. ,1966)、《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Михайлов О. ,1967)、《伊万·布宁的小说》(Волков А. ,1969)与《伊·阿·布宁(生平资料)》(Бабореко А. , 1983)。从1970年到1973年间有两本论文集出版,不少专著和文章也纷纷发表于这段时间里。1973年《文学遗产》第84卷(又称“布宁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卷收集的大量资料都带有详细注释,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是适合专家研究、学术性极高的一套书籍,一经出版,瞬间被抢购一空。对此,别洛夫曾解释说:“托尔斯泰之后的布宁是俄罗斯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暂时还无人能超越的古典作家。布宁和托尔斯泰一样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也属于全世界。”^①1989年苏联第一次出版了作家妻子维·尼·穆拉姆采娃-布宁娜的回忆录,分为《布宁的生活》和《记忆交谈》两部分,这为研究布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布宁生平传记、思想特点及其艺术风格等方面的。阿法纳西耶夫的专著《伊万·布宁——创作概论》(Афанасьев В. , 1966)运用文艺心理学的方法对布宁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其小说具有诗歌的抒情性和韵律性,指出布宁“不仅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而且也是最天才的终结者之一”^②。米哈伊洛夫在《伊万·布宁》(Михайлов О. , 1971)一书中指出,布宁的创作不仅是对生活、人类使命的思考,而且从更深层意义上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方面进行了思考与探寻,

^① Бунин И. А. :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Т. 84 [М]. Т. 2. М. : Наука, 1973г. стр. 369.

^② Афанасьев В. И. А. Бунин: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М. :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66г. стр. 5.

同时,他还客观地指出了布宁世界观中所具有的矛盾性。著名传记作家巴博列科出版了《伊·阿·布宁(生平资料)》(Бабореко А., 1983),这本书以充分的纪实性介绍了布宁1920年以前(流亡以前)的生活与创作,但是对布宁流亡法国时期的创作研究则阐释不足。拉夫罗夫撰写的《寒冷的秋天》(Лавров В., 1989)一书,主要介绍了布宁侨民时期的生平资料,论述了其创作个性,使我们对侨民时期布宁的创作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接着俄罗斯的布宁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内容,1994年,马尔采夫出版了专著《伊万·布宁》(Мальцев Ю., 1994),这标志着俄罗斯的布宁学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马尔采夫对布宁生平与创作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与梳理,书中不是枯燥地罗列布宁的生平事迹,而是以其为基础,重点探究布宁创作的心理因素,对布宁作品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特别是该书设专章对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体裁特点进行论述,分析了作品中独特的时空关系,并且直接提出了这部小说是一部“现象小说”^①,这为后人解析布宁的作品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1998年,科罗巴耶娃在自己的文章《瞬间到永恒——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现象小说》(Колобаева Л., 1998)中,着重分析了《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存在着“现象学的世界观”^②,并分析了小说的体裁特点。俄罗斯评论家斯捷潘曾经这样评论过《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有点像哲理性的长诗,又有点像交响乐式的乐章”^③;卡尔波夫在自己的专著《布宁的散文》(Корпов И., 1999)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其潜意识的表现,阅读作品的同时就是在解读作家的“意识”,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俄罗斯文学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俄罗斯学术界认为布宁是21世纪最具研究价值的五

^① Мальцев Ю. Б. Иван Бунин [M]. М.: Посев, 1994 г. стр. 302.

^② Колобаева Л. А. От временного к вечному: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X века [J].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8 г. №3. стр. 22.

^③ Бунин И. 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C].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г. стр. 320.

位作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把他列在名单之首。^①(另外几位分别是:符·纳博科夫、阿·索尔仁尼琴、亚·勃洛克、米·布尔加科夫。)这次会议促进了俄罗斯布宁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如上述现象学之外以全新的角度解读布宁,关于布宁作品中生死、爱情、宗教等永恒主题研究的著作仍是主流性研究。比如扎曼斯卡娅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Заманская В. , 2002),便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了布宁的创作,指出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米佳的爱情》、《鲁霞》、《塔妮娅》等小说中均流露出对生死、爱情等人类永恒主题的思索,这种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布宁小说的特征的方法把布宁小说的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斯利维茨卡娅的专著《提升生活之感》(Сливицкая О. , 2004),主要阐释了布宁独特的人文宇宙观及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等问题;科罗巴耶娃的著作《重读经典——伊·阿·布宁的散文》(Колобаева Л. , 2000),也是主要分析布宁作品中的爱情、大自然、生死等永恒主题,以及作家对全人类存在问题的思考。杜纳耶夫在《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Дунаев М. , 1999)第五卷中指出:“布宁的作家声望越来越坚固、越来越不容置疑了。”^②他还在这本巨著中全面论述了布宁作品中体现的宗教观、美学观。杜纳耶夫认为:“对于布宁来说,美和精神是同一的。他是通过美努力地接受和认识上帝(Бог)。”^③但是书中也指出了布宁及他笔下主人公心中的上帝不是东正教意义上的神,“通常这个‘神’是可怕的(страшный)、黑暗的(тёмный)、神秘的(загадочный)、与多神教的那种下意识因素有关的(язычески-инстинктивный)”^④。还指出布宁不接受美的双重性意识,认为那是一种病态,这是布宁不太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之一。

^① 参见陈建华.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M]. 重庆出版社,2007年. 第253页.

^② Дунаев М. 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часть V)[M]. М.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9г. стр. 477.

^③ Дунаев М. 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часть V)[M]. М.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9г. стр. 484.

^④ Дунаев М. 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часть V)[M]. М.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9г. стр. 543.

在西方的其他国家，早期对布宁作品的出版和评论都是把他看作一个俄罗斯侨民作家，并无特别重视。但是在布宁 1933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西方就掀起了阅读布宁的高潮。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斯拉夫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展开了对布宁的研究，而且与俄罗斯国内相比，可喜的一面在于很少谈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主要关注布宁的创作方法及永恒的主题。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自从布宁开始创作以来，布宁小说的研究一直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对布宁小说的研究出现升温态势，就布宁创作个性的复杂性、创作地位的重要性和创作的多样性而言，评论界一致认为，布宁在 20 世纪的俄国文学界独树一帜。

二、布宁及其创作的国内研究情况

相比之下，我国对布宁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进行得要晚一些，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布宁作品的译介方面。最早是 1921 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第 12 卷中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译者是沈泽民。另外，当时茅盾撰写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八人合传》中也对布宁做了一番介绍，这也是在中国有关布宁最早的评价了。其中自然不乏溢美之词，比如：“蒲英（即布宁）……和巴尔芒（即巴尔蒙特）等的新派不同，和高尔该（即高尔基）一派更不同。在现代俄国诸作家中，蒲英真是个特异的人物。他的散文就是诗，诗就是散文。”^①文章中也有对布宁肤浅甚至不正确的评价，比如：“蒲英也做农民生活的小说，但是他的农民小说和俄国其余作家的农民小说又自不同。他不是农民中人，也不曾在农民队中生活，不曾受过农民所受的痛苦。他只是一个游历者、观览者，把他游历时观览时所得的印象写出来罢了。他的农民生活短篇集《乡村》（1910）便是如此。”^②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与布宁同时代的高尔基，还是当代的杜纳耶夫，都替布宁说

① 陈建华.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M]. 重庆出版社, 2007 年. 第 242 页.

② 陈建华.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M]. 重庆出版社, 2007 年. 第 242—243 页.

过比较公正的话,比如后者说,“布宁十分了解农民的俄罗斯,不同的是,高尔基是用一种浪人的眼光看待庄稼人,而布宁不鄙视庄稼人,虽然也不将他们理想化”^①。之后由于战乱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布宁在我国的翻译界和评论界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重新受到关注。布宁译成中文的作品有:《布宁中短篇小说选》(陈馥译,1981)、《米佳的爱情》(郑海凌译,1981)与《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章其译,1984)。1998年,戴骢主译的三卷本《蒲宁文集》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冯玉律撰写的《跨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布宁的专著。在这本专著中,冯玉律教授用两个词概括总结了布宁的一生,即“跨越”与“回归”。他认为布宁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文化、跨越了流派,然而却又终究回归到了经典的俄罗斯文学传统。2002年,李辉凡翻译的《蒲宁回忆录》在东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耶利哥的玫瑰》。另外,还有《布宁短篇小说选》(陈馥译,2004)、《最后的约会》(杨鎔光、韩馥如译,2004)、《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靳戈译,2004)、《蒲宁散文选》(戴骢译,2005)、《幽暗的林荫道》等等。此外,在我国对布宁的研究性的著作还有《蒲宁》(邱运华,2003)以及很多研究布宁的文章。

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布宁的文章逐渐增多,研究角度多种多样。有的研究布宁的文学观,有的研究布宁的爱情观,有的研究布宁创作的方法论,有的研究讨论布宁创作的现代意识并以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布宁思想,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布宁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海莹在《转向主体情感世界的艺术创作——蒲宁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意识探索》(2002)一文中,以《乡村》、《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等几部小说为例,提出布宁小说更注重以叙述的内视角来表现人物的心灵、个性,注重人对大自然的感受,采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淡化等艺术手段使其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邱运华等在《谈〈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叙事风格》

^① Дунаев М. 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V) [M]. М.: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9г. стр. 502.

(2004)一文中指出,布宁通过回忆、情节淡化等叙事方式来展现整部作品的主体感受,其真正旨意就是要显现出一种心境,一种渗透着哀婉与感伤的对贵族诗意的感受。而杨艺在《悲的旋律 画的诗篇——论蒲宁小说的艺术特色》(2001)一文中指出布宁世界观的矛盾性,情感的复杂性。此外,近年来各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们以布宁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如雨后春笋,从各个角度对布宁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如刘炜在硕士论文《现实主义艺术的拓展——论布宁小说的创作艺术》(2002)中,以《乡村》、《弯弯的耳朵》等小说为例,非常细腻地揭示出布宁小说叙事艺术的独特性。刘金红的硕士论文《布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2006)对作者、讲故事的人与人物情绪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布宁作品中缺乏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典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呈淡化倾向。程豪在硕士论文《蒲宁小说的创作诗化艺术研究》(2005)中重点探讨了布宁小说诗化的特点,选取《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苏霍多尔》、《幽暗的林间小径》(《幽暗的林荫道》)三部代表作品来阐述布宁对人生、对社会、对爱情的诗意的理解,也指出布宁的作品情节淡化、重情绪氛围而轻情节的特征。关佳丽在硕士论文《〈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现象学叙事风格》(2009)中,从文艺现象学视角来解读这部小说,运用叙事学方法对其独特的文体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布宁小说全新的叙事风格,这为研究布宁引入了新的视角,但对布宁的整体创作还没有深入展开。叶红在博士论文《永不枯竭的心灵之泉——论伊凡·蒲宁小说创作中的“永恒主题”及风格特征》(2004)中从生活的启示入手,论述了布宁艺术世界审美观照的对象是自然与人、生命与自然的融合,审美观照的特征等问题。据权威资料统计,不算近10年,自1897年至2000年,世界各地公开发表的关于布宁的专著和论文就达2229部(篇)之多,主要是围绕下面几方面进行研究:布宁创作中的生死、爱情等方面永恒主题的解读;对布宁作品的艺术手法的分析;对布宁东方情结的阐释;对布宁思想特点的论述;等等。

三、关于布宁庄园主题的国内外研究情况

虽然国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努力使我们对布宁的创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识,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布宁作品中的庄园主题的关注还很少。俄国学者波利亚科娃(Полякова М. А.)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俄罗斯庄园文化》一文中提到,庄园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现实中的庄园和一些艺术家、作家创作想象中的庄园,其中提及了契诃夫、布宁等作家。迪亚金娜(Дякина А. А.)在《伊万·布宁的保守性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①中提到,19世纪末布宁生活的时代,庄园生活制度中依然保留着贵族文学传统,而《布宁作品中庄园与秋的抒情诗》一文则强调,布宁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诗歌传统最好的继承者,同时还指出布宁笔下庄园的特征,没有这些特征就如同作品失去了内容(这些特征是:发白的、破旧的庄园,荒废了的、有池塘和小河的花园,椴树或白桦树的林荫路,长凳和远处的森林,旁边铺有铁路的田野,此外,还有寂静、空旷,以及随处可见的任何一景)。而叶尔肖娃(Ершова Л. В.)在她的《布宁的庄园小说》^②一文中则指出,布宁在肯定庄园文化的精神与审美价值时,还把庄园比作故乡、贵族的家庭与历史。俄国著名的利哈乔夫(Лихачёв Д. С.)院士在自己的专著《花园诗学》(1991)中曾对花园及文化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利哈乔夫关注到诗人的创作与花园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诗人之间的相同的风格及共同的思想,花园在诗人的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利哈乔夫关于诗人与花园的相互关系的话题并不是首创,在莎士比亚、普希金等人的创作中已有关于花园的阐释。花园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上的理想之所。因此,花园无论是在基督教还是在伊斯兰教中都是人间天堂,花园常常能反映出人类的哲学、美学观与人对自然的态度。利哈乔夫还认为,花园和公园是与其主人的生活、与当代人的生活制度联系最密切的场所。建造花园常常是为了思考、审美或学习。花园还经常用来招待客人,是交流的理想场所。花园表达了哲学和美学世界观的变化。在花园与诗学之间总是有着紧密的联系。“花园需要

^① Дякина А. А.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вана Бунина в вопрос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J]. Философия хозяйства, 2004 г. № 4. стр. 67 – 74.

^② Ерошова Л. В. Усадебная проза И. А. Бунина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1 г, №4. стр. 13 – 22.

有人来替它说话,它渴望说话。”^①而所有的诗学体裁,从颂诗(Ода)到哀诗(Элегия),在诗学历史上艺术家甚至把花园看成是可供“读”的书。利哈乔夫在《花园诗学》中还具体分析了布宁的作品《幽暗的林荫道》中庄园里的林荫道的象征意义。这对于我们探讨布宁作品中的庄园主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因为花园是庄园中的主要元素之一。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俄罗斯的两篇副博士论文:一是扎伊采娃的副博士论文《布宁1890—1910年初小说中的小地主庄园主题》(Зайцева Н. В. , 1999)。在该论文中,作者仔细研究了布宁1890年至1910年初小说中贵族庄园形象的变化,指出在这一阶段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已经形成,布宁所描写的庄园都是小地主庄园,庄园的生活及命运体现了民族性格的特殊性。另一个是列别杰娃的副博士论文《布宁1920—1953年创作中的俄罗斯贵族庄园世界》(Лебедева Т. А. , 2002)。在该论文中,作者研究了布宁侨民时期小说中的贵族庄园世界,该文用两章分别探讨了布宁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贵族庄园诗学和布宁侨民时期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中的庄园世界图景。列别杰娃认为,“侨民时期庄园主题在布宁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②,“贵族庄园是布宁创作中重要的主题之一,与其他的作家相比,布宁描写庄园有自己的特点。在保存了内在整体性的同时,庄园形象在布宁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也是有变化的。这既体现了作家艺术手法上的完善,又体现了布宁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庄园这一主题在布宁创作中的现实性便直接彰显出来”^③。她还在文中指出长篇小说这种体裁对于布宁塑造小地主庄园形象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布宁可以“完全而准确地描绘出对于他来说十分珍贵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存在的庄园生活‘细节’”^④。扎伊采娃和列

① Лихачёв Д. С. Поэзия садов [M] . СПб: Наука, 1991г. стр. 25.

② Лебедева Т. А. Мир русской дворянской усадьб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А. Бунина 1920 – 1953 гг. [D].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Череповец, 2002г. стр. 8.

③ Лебедева Т. А. Мир русской дворянской усадьб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А. Бунина 1920 – 1953 гг. [D].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Череповец, 2002г. стр. 20.

④ Лебедева Т. А. Мир русской дворянской усадьб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А. Бунина 1920 – 1953 гг. [D].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Череповец, 2002г. стр. 165.

别杰娃的论文都为本书研究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提供了依据,但是她们都没有研究布宁的整体创作中的庄园主题。

在我国,研究布宁庄园问题的文章和专著则更少见。值得一提的是,陈霞在其用俄文书写的硕士论文《论伊·阿·布宁的庄园情结》(2002)中,从文化与习俗角度专门研究了布宁的庄园情结。陈霞所关注的是布宁复杂而又非同寻常的内心世界——他的心理,提出了“庄园情结”是布宁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是它影响着布宁作品的主题、基调、风格等一切方面,强调了庄园情结对布宁的创作和个人命运有巨大影响。陈霞认为,布宁的庄园情结是不断变化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7年至1909年),布宁被庄园生活深深吸引,把庄园生活理想化;第二阶段(1910年至1920年),布宁对庄园生活充满矛盾情感,既厌恶又向往;第三阶段(1921年至1953年),布宁对贵族庄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思念交织在一起。陈霞把布宁的庄园情结与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庄园情结进行了比较,认为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宁从来没有也不想摆脱庄园情结,而后两者则一直在努力摆脱庄园情结,不想再回到从前的庄园生活中去。

陈霞的论文为研究布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她是从心理、生活、文化习俗等角度研究布宁的庄园情结,而对布宁创作中庄园整体性的研究还涉及较少,对庄园主题本身研究得还不够。刘淑梅在《布宁,“俄罗斯庄园的歌手”——〈安东诺夫卡苹果〉中庄园的象征意义》(2008)一文中指出,庄园形象伴随了布宁一生的创作,他在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关注庄园,文中分析了布宁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品《安东诺夫卡苹果》中庄园的象征意义,并且指出,对于布宁来说,庄园既是贵族的家园,也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意识、一种精神,庄园象征着俄罗斯的文化与民族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园就是俄罗斯的象征。可以说,庄园主题伴随了布宁一生的创作。

另外,刘淑梅曾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布宁小说中的庄园形象》(2007)中,探究布宁作品中的庄园形象塑造的变化过程,关注了作家的三部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中篇小说《乡村》(1910)和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1943),细致地分析了布宁小说中